

陈慧明:可贵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

——从《春风已在广场西》和《尘缘》说起

◆ 官亦鸣

[摘要] 因为民间污垢表现在善恶交集、美丑互现、高尚与卑鄙共存的文化形态上,所以民间污垢中也蕴含着充沛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同时也充满着生命的烟火气,所以其中孕育了民间底层的大善大爱。正是这种文化自醒,使陈慧明对自身处境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使她在文学创作中,为这种认知注入超越于哀伤的诗意化色彩。她立足民间,专注底层人物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的生存境遇,用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地再现他们的生存场景。这其实是作家的底层意识在民间重新寻找身份的认同感。

[关键词] 底层意识;民间立场;文化自醒

河套女作家陈慧明 2012 年 6 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2020 年 10 月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散文《尘缘》,代表着河套地区文学创作走出河套,走向全国的较有影响的作品。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获得 2015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政府大奖“索龙嘎”奖,并被译为蒙古文发表在国家核心刊物《民族文学》上,这是作家陈慧明文学创作中最具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的代表作。在这两篇作品中,她为底层的现实民间注入浪漫哀伤的诗意化色彩,并充分借用民间底层,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自由追求。她立足于民间,专注于底层,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生存的境遇中,展现百姓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价值取向。

陈慧明 12 岁随父母从天津来到河套一个偏远的乡村落了户,从此便与生活底层的农民融合在一起,结婚生子、失婚进城,恍惚间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其间靠打工卖菜、靠一辆三轮车改装的 0.99 平方米的售货车,昼夜栖居在影剧院广场一角,养活着一家大小。她最懂得底层社会的艰辛,也最了解民间众生的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她所有的作品里,

在对底层意识和民间文化的转译和想象中,有很多情不自禁与驾轻就熟的自然流露。她对底层社会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民间立场、价值取向总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写作手法恰恰源于她丰富的生活阅历,而长期随遇而安地生活在底层社会,也源于她对民间的深深眷恋和尊重。

—

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一经发表,立即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作家协会、巴彦淖尔市文联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亲临会场并主持了研讨会。

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充满了浪漫和少许的诙谐幽默,并夹杂着淡淡的哀伤色彩。她写道:“我待在 0.99 平方米的小铁车里,小铁车停在一万平方米的广场里,广场融在漫无边际的夜色里。”

[作者简介] 官亦鸣,巴彦淖尔市文联名誉主席、巴彦淖尔市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一个年过五旬的单身女人、一个带着三儿一女还有一个孙子的女人、一个目睹她最小的儿子在面前遭遇车祸，“我看到他的头发在风中簌簌抖动”的母亲……此时，她唯一可坚守的就是这辆0.99平米的小铁车了。这一切在陈慧明的笔下，成为她走出农村后，精神回溯的落脚点，并在描述中将其中沧桑一笔带过“我在农村种了二十多年地，一九八七年进城后，先在菜市场卖了两年菜，之后就靠这辆小铁车讨生计讨文学了”。

这个时期的陈慧明，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想象基调：语言诙谐哀伤，格调轻松浪漫。

在全国人民期盼合家团聚的大年三十晚上，陈慧明蜷缩在她的0.99平方米的小铁车里，一半为了生计，一半为了陪着她隔世的三儿。而那个满大街找不到一台座机、只想给留守媳妇通上一句话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小江——他的出现，是作品画龙点睛的一笔。除夕夜广场的孤独一隅，为生计彷徨的小江“看到电话机就说谢谢我，因为他总算找到了可以跟媳妇通话的地方”。这一切使得作品中间回旋着淡淡的浪漫和忧伤的情调，打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用她的文字将深刻的社会底层生活置于民间视角下观照。她的语言质朴自然，她的民间立场在哀伤中透着诗意，在对底层社会的忧郁表达中渲染着似隐似现的审美色彩，却也不乏诙谐和调侃“我从这狭小的窗口中感受着暖意，也领教着阅世的快慰，包括令人哭笑不得的世间百态，比如整条的好烟面对面就被骗子换成了假货，比如睡到半夜突然被流浪的疯子把小车拉走……”

在那个大年三十的深夜里，遇到了一个与同样在家孤独守候的女人，小江的心绪与此时广场的孤独冷清形成了情感的互映，使这个特别的除夕夜在哀伤中渗透出些许的浪漫，在浪漫中又不失对生活的企盼，又使这个倍显寒冷的民间底层多出了丝丝暖意。作者摒弃了文化人惯有的彷徨哀伤，用充满同情和同为民间立场的温暖，去温暖着同为底层民间的同类。“此时，小窗外寒冷的年夜风势也不像往年那么猛，应该是在刮春风吧。”

一种来自民间立场的文化自醒自信油然而生。

也正是在这种可贵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在文化形态中孕育出具有强烈的现代民间精神。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是她在民间立场中最具真诚的底层关怀。

二

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是在发现了生活的不完美时仍然热爱着她。”

散文《尘缘》更是把这种民间底层芸芸众生的鱼龙混杂甚至是藏污纳垢，却仍然有着大善大爱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表现得尽善尽美。在追求新时代表的基础上努力去发现、尊重并认同民间立场，正是因为对民间世界的热爱和眷恋，她才执着于批判其间的污浊。陈慧明以和她同在一个市场卖菜的陶半月的出家离俗和难以割舍的尘缘，去表达她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其间包含着对这种意识和立场的爱恨眷恋，也蕴藏着为生计忍辱负重的无奈叹息，更隐现着诙谐调侃中的温情和略显苍白的批判。

“陶半月曾经是爱人的，但她爱了七年就爱不下去了，竟把自己变成了尼姑。同在菜市场卖菜的我陶半月，开始只是偶遇，后来熟悉了。陶半月才对我说，咱俩都不爱说话。但我觉得陶半月是有话忍着不说，而我却是没什么可说的。”

陶半月的老公周旭“前两年做服装生意赔塌了”，于是一蹶不振，天天喝酒、打麻将消磨生命。某一天听了卖菜的同行传来闲话，说他老婆和另一个男人“咬耳朵”，于是醋性大发，“周旭当即失去了最强大脑，奔进菜市场大骂老婆‘糖货贱货’，陶半月气得嘴角发白，周旭却不想结束，一边胡搅乱骂，一边夺过香菜摔在老婆脸上，随后竟提起板凳往老婆头上砸去。陶半月面对失去理智的老公、和市场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群，以及醋意、敌意等形形色色的目光，她扭头就走，直接走出了一场婚变”。

陶半月出家了。

评论家陈思和说：“民间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因为民间污垢表现在善恶交织、美丑互现、高尚与卑鄙共存的文化形态上，所以民间污垢中也蕴含

着充沛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同时也充满着生命的烟火气,所以其中孕育着民间底层的大善大爱。出家的陶半月终究在“一只手即将落在一朵莲花上时告诉我:平姐,我刚才就是想跟你说,孙女马上就进幼儿园了,儿子的生意那么忙,再说……我也不想最后死在庙里……其实我才是最该看开的人”。人是大自然的生灵,也是生活的主人,一个挚爱生活的人怎么能脱离得了尘世呢真是出家容易出世难。

这种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在陈慧明面对一只小小流浪狗和浩瀚无垠的大漠时,找到了治愈文化自卑感和现代焦虑症的良方,以及个体命运和底层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感。面对流浪狗,“久而久之,我感觉到它来垃圾堆里找吃的与我在小铁车里找生计一样,都是为了活着。”而面对浩瀚的大漠:“大漠里端坐着一个童年失父、中年失婚、老年失子的女人。”“没有喊叫、没有骂人,因为我整个人被大漠无垠的威严镇住了。”“我坐在天地中的最大空间,想想坐在那个0.99平米的最小空间,我极端地享受了对比的伤害。”于是“我坐在北风咻咻的敦煌大漠里,感觉着自己的一文不值却又想明白了很多大事”。大漠的博大净化了她的灵魂,她想明白了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作为文化人的觉醒,她觉得自己有必要用手中的笔去阐释人和大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博弈的生命的不堪。

正是这种文化自醒,使她对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使她在文学创作中为这种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注入了浪漫哀伤的诗意化的色彩。她立足民间,专注底层人物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的生存境遇,用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地再现他们的生存状态,面对这种底层社会民间的善恶交叉、生存危机、鱼龙混杂甚至藏污纳垢,任何的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她在最后自觉地把自已融于底层,融入民间,去充分表现他们的乐观自在、自足自乐,自觉地向民间靠拢和皈依。这其实是作家底层意识在民间重新寻找身份的认同感,因为她在乡村、菜市场、

广场形形色色的众生里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生活元气,发现了存在于他们内心的善和美,体会到了他们充满韧性的生存状态。这样的底层社会和民间生活,既不诗意,也不清澈,但它却充满了不可雕琢的质朴感和旺盛的生命力,因而也更加有生活的温度,更加接地气,更具烟火气。

陈慧明说:我就是地气,我就是烟火气。

陈慧明的文学创作,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随笔,大都以她生活在农村和社会底层为背景,作品中大都展现了底层社会对世俗欲望的追逐,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深深地刻在她的写作意识中。当她开始尝试着用文化立场去解读底层社会和民间立场时,她给予底层社会极大的尊重和民间立场的关注同情,她用她的笔、她的字,甚至是嘶喊着用文学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这种可贵的对底层意识的尊重和民间立场的内心观照,一直贯穿于她的创作中。她抛开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用通俗幽默、浪漫诙谐的民间俗语来表达民间,她坚守了一个文化人的人文关怀,对城乡底层和民间立场的尊重和同情,使得她与笔下的一个个人物成为朋友。以至那个除夕夜到处找电话的小江,承诺了以后每年除夕夜都来陪她“熬年”。还有从菜市场出家的陶半月,至今都和她保持着微信联系。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自觉地摒弃了文化人的说教与批判,用她特有的外冷内热的叙事风格,表达着自己对底层和民间立场的深切关怀。在许多看似轻松的调侃中,寄托着她对底层人物的深沉的尊重和同情,这使得她的作品更侧重于个人化的精神和审美架构。他们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对民间日常生活进行新的整合,她和他们共同在黄河母亲的哺育下延续着生命本该有的光泽,她和他们的生命像黄河水一样奔流不息。为此她说:“我就是黄河的人了。”

这就是陈慧明在她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可贵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